

我国古代怎么过中秋节

□ 本报特约撰稿人 倪方六



中秋节,是我国隆重的法定节日之一。中国人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过中秋节的?比较可信的说法是,此节俗与上古时期八月祈祀活动有直接关系,远古时的八月已有以酬农神、祭地母和祛灾驱疫为主题的庆典。

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,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,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,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、秋天祭月的礼制,早在《周礼》一书中,已有“中秋”一词的记载。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,在中秋时节,对着天上一轮皓月观赏祭拜,寄托情怀,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,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,一直到了唐代,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,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,《唐书·太宗记》记载有“八月十五中秋节”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,至明清时,已与元旦齐名,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。

唐代女性中秋“拜月”

从《周礼·春官》的“中秋夜迎寒”一说明来看,“中秋”在古人心中已占有一定位置,但此时的“中秋”与现代的“中秋节”并非同一概念,即便到了节假日最多的唐代,八月十五都不是法定节日。虽然八月十五不是节日,但唐代八月十五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。这一天,最为活跃的是女性,特别是女孩子,后来广为流行的“女子拜月”,便是唐代女性中秋之夜最爱做的事情。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李端的《拜新月》一诗,所描写的便是唐代女性拜月的情形——

开帘见新月,便即下阶拜。
细语人不闻,北风吹裙带。
诗中的“新月”,便指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刚升起的月亮。在唐代,“女子拜月”风俗颇为流行,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,女性在八月十五晚上都忘拜月。施肩吾的《幼女词》,进一步证明了拜月风俗对唐代女性的影响,连小女孩都知道——
幼女才六岁,未知巧与拙。
向夜在堂前,学人拜新月。
唐代女性为何喜欢中秋“拜月”?这里有极深的文化内涵。在古人看来,中秋节与正月十五的上元节、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一样,都是女性节日。古人认为万物有灵,月亮上也有一位神仙——代表女性的太阴之神,与代表男性的太阳神相对应。

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诞生后,作为月神的月亮更被拟人化,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化身,能赐予女性美貌、爱情与家庭幸福。这一观念在唐代已被广泛认同,所以唐代女性爱“拜月”便很好理解了。
后来,唐代女性的“拜月”风俗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共有的中秋节风俗,希望“貌似嫦娥,圆如洁月”,由此还衍生出“月亮占候”“摸秋送瓜”等风俗。
古代女性如何“拜月”?明末文人刘侗、于奕正合著的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里有这样

的记述:“八月十五祭月……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,向月供而拜,则焚月光纸。”
古代有些地区有“男不拜月,女不祭灶”的节日规则,应该是女性出于维护自己节日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。事实上,有的地区“拜月”便不避男性,甚至男女同拜,明嘉靖时期的《固始县志》曾记载,当地“男女望月罗拜,已而欢饮”。

北宋中秋节有了“团圆”内涵

宋代,“中秋节”的概念已形成,而且深入民间。
“中秋节”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《梦粱录》中,这本书所记述的是南宋时的节日风俗,卷四中的“中秋”条称,“八月十五日中秋节,此日三秋恰半,故谓之‘中秋’。”而该书的《序》,即是吴自牧于“中秋日”所作。

宋代除继承了唐代女性中秋拜月的风俗外,还有更潇洒的活动“玩月”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“中秋”条称,“中秋夜,贵家结饰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。当时的皇家还会举办“中秋晚会”,附近居民半夜都能听到从后官传出的音乐声,此即所谓“丝篁鼎沸,近内庭居民,夜深遥闻笙竽之声,宛若云外”。民间也不会早早休息,连小孩都不肯睡,“闻里儿童,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闐,至于通晓。”
南宋时期,“玩月”热闹得更近于疯狂。吴自牧笔下曾详细记述了临安之中秋之夜,“此际金风爽爽,玉露生凉,丹桂香飘,银蟾光满,王孙公子,富家巨室,莫不登危楼,临轩玩月,或开广榭,玳筵罗列,琴瑟铿锵,酌酒高歌,以卜竟夕之欢。至如铺席之家,亦登小小月台,安排家宴,团圆子女,以酬佳节。虽陋巷贫窶之人,解衣市酒,勉强迎欢,不肯虚度。此夜天街卖买,直到五鼓,玩月游人,婆娑于市,至晚不绝。”

通过这段文字,人们能体会到当时中秋节的热闹气氛。南宋中秋之夜可谓“欢乐之夜”,当时负责京城治安的“金吾”(相当于警察的官员)也不多事,干脆取消了夜禁。
宋代这种“玩月”的时尚,亦即大家所说的“赏月”。其实唐代已出现“玩月”一词,唐卢肇《唐逸史》中便提到唐玄宗李隆基“玩月”之事,当时名叫罗公远的道士,曾应召入京,于中秋之夜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”。
宋代对中秋节的最大贡献,是给中秋节赋予了“团圆”的内涵。后来中秋节被视为“团圆节”,源头应该在北宋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《水调歌头》里,把北宋人对中秋节的

理解阐释得淋漓尽致——
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
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
在中秋明月夜,苏大才子毫无睡意,借酒消解对远方弟弟苏辙的思念——
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
从此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中秋佳节里最美好的愿望!

“月饼”一词始于南宋

聚餐,是中国节日永恒的主题之一,和端午节“吃粽子”、元宵节“吃汤圆”一样,“吃月饼”是中秋节的食俗。中秋“吃月饼”风俗始于何时,有不同的说法。
民间说法是始于唐初。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,八月十五凯旋。当时有位经商的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。唐高祖李渊(一说唐太宗李世民)心情大好,对着月亮脱口而出:“应将胡饼馈蟾蜍”。

胡饼是圆形,代表圆满;蟾蜍则指月亮。李渊将胡饼分食群臣,此后就有了中秋吃胡饼之俗。到李隆基(唐玄宗)当皇帝时,杨贵妃将胡饼易名为“月饼”。
显然,这种说法并不准确,唐代连真正意义上的“中秋节”都没有,何来月饼?但唐代在八月十五有“吃饼”习惯是可能的。日本僧人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曾记述,八月十五这天,“专家设饆飠,饼食等”。

另有学者引《洛中见闻》称,唐僖宗李僖曾在八月十五赐“饼”给在曲江宴饮的新科进士。但所赐之饼是不是月饼?尚不好说。
目前较为可靠的说法是,北宋时中秋节已有吃月饼的风俗,但是否普遍并不肯定。苏东坡《留别廉守》一诗中,便有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”的说法。
北宋虽然有八月十五吃月饼之俗,但所食月饼当时并不叫“月饼”,而称为“金饼”。当时的文人苏舜卿《和斛生中秋月》诗中即称,“银蟾通夜白,金饼隔林明”。
“月饼”一词,一直到了南宋才出现。
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“葷素从食店”条、同时代的周密《武林旧事》“蒸作从食”条,均出现“月饼”一词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月饼似乎并不是八月十五才吃的专用节日食品,乃“四时皆有”的日常食品——不过在中秋节这天食用,意义非同寻常。

明代中秋节流行送月饼

中秋节吃月饼到元代已更加“讲究”。元末陶宗仪的《元氏掖庭记》中记述过元武宗海山过己酉(公元1309年)中秋节的情况。中秋之夜,元武宗与诸嫔妃泛舟于皇家的大液池,设宴取乐,所上食物相当丰富:“荐蜻翅之脯,进秋风之鲙,酌元霜之酒,啖华月之羔。”这里的“啖华月之羔”即为“吃月饼”。

到了明代,“吃月饼”已为中秋节固定风俗。中秋节所食之饼除了“月饼”叫法外,还有“团圆饼”“团饼”等叫法,正德《建昌府志》中便称,“中秋,登楼玩月,多用西瓜、团饼,亦取月圆之义。”
明代,古人过中秋节还出现了新气象,现代必不可少的“月饼”,成为时人过中秋节的必备。崇祯《嘉兴县志》称,“十五是为中秋,作饼肖月形,曰‘月饼’,有相馈遗者,取团圆之义”;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也有相同说法,“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,取团圆之义”。

不仅南方人喜欢中秋送月饼,北方人亦然。嘉靖《威县志》记载,“中秋置酒玩月,为月饼馈之”。
中秋送月饼风俗是怎么形成的?据说缘于“走月”活动。所谓“走月”,就是趁着中秋月圆之际拜亲访友,馈赠糕点、鲜果等食品。
早在元末,甚至更早时间,“走月”活动就已出现。元代对民间集会控制极严,朱元璋便利用八月十五“走月”送月饼的习俗,将约定起义时间的纸条包在月饼里送出,从而完成了起义“总动员”,“送月饼”风俗也因此明代得以广泛流行。到了清代,中秋“送月饼”更为流行。
从“胡饼”到“月饼”,一枚点心蕴藏着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。从祭月的祭品到团圆的象征,中秋节的月饼里,有对自然的敬畏,有对亲人的思念,更有对家国的深情。每逢中秋,当我们拿起月饼对月而食时,尝到的不仅是甜香,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牵挂——月亮会有阴晴圆缺,但对团圆的期盼,永远圆满。



诸般果品中,以柑橘最为清新,江浦之橘,云梦之柚,橘香宛如雾,流汁若清泉。入秋了,不妨剥橘切柚,感受秋天里的清凉甜意。柑橘,是柑、橘、橙、柚、枳的总称。我国地大物博,柑橘类水果繁多,一时间竟难以分清。我国古时拥有枸橼、柚、宽皮橘三大品类,其他品种都是在此基础上繁衍而来。

正是橙黄橘绿时

□ 孙绿绮

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“菊暗荷枯一夜霜,新苞绿叶照林光,竹篱茅舍出青黄。香雾噀人惊半破,清泉流齿怯初尝,吴姬三日手犹香。”——苏轼《浣溪沙·咏橘》

苏轼多次提到的“香雾”,典出南朝刘孝标的《送陆启》:“南中橙甘,青鸟所食。始霜之旦,采之风味照座,劈之香雾噀人。”清新的橘香宛如烟雾,晶莹的汁水犹如清泉,在齿间流淌,令人口舌生津。
据说苏轼最喜欢洞庭湖的黄柑,在他的传

的雪盐。汁水迸溅,清新的橙香散发开来,画面美好而缱绻。

《武林旧事》卷三中,还记载了重阳节吃的盐梅渍什锦水果,名曰“春兰秋菊”。是用紫苏加上盐渍后的梅子煮成卤汁,放凉后浸入切成小块的橙子、梨肉和石榴。

柑橘除了盐渍,也可蜜煎。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的《事林广记》中便记载了“蜜煎金橘”的制法。先以酒煎煮开,再以蜜糖熬煎,吃起来清凉适喉,亦可久储。

柑橘果味浓郁,用其入饌,可为菜品增加风味。《山家清供》中有一道宴席名菜“蟹酿橙”,是清河郡王张俊在招待宋高宗的豪华宴会上,端出的第八盏下酒菜。以鲜橙做盅,填以蟹肉膏黄,加调料煮熟,浸透了橙汁的蟹鲜美无比,与秋日的菊花和新酒相得益彰,可谓风雅之至。

“橙用黄熟大者,截顶,剥去瓤,留少液,以蟹膏肉实其内,仍以带枝顶覆之,入小甑,用酒、醋、水蒸熟。用醋、盐供食。香而鲜,使人有新酒、菊花、香橙、螃蟹之兴。”——南宋·林洪《山家清供》

柑橘的果皮,作为调味品,甚至比胡椒应用的都广泛。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的菜肴,用橘皮的多达53种,如鸭汤、黑鱼汤、羊蹄汤等汤菜,还有用橘皮搭配羊肉、猪肉等搓成的肉丸子,料想滋味一定很好。书中所记载的“熊蒸”,后来也出现在唐代的《酉阳杂俎》中,配料中都不少了橘子皮。

时临新秋,橘果应时而来,不妨趁着闲时,剥柑切柚,馨香满手,感受这漫漫秋日的清新甜意。

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

柑橘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,起源于云贵高原,传至岭南地区,又经长江而下,赴淮河以南。在先秦时期的文献《禹贡》中,就将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所产的柑橘,列为夏朝的贡税之物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中,也有“江浦之橘,云梦之柚”之句,这是我国先民种植橘和柚的早期记录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,曾记“齐必致鱼盐之海,楚必致橘柚之园。”说明楚地的柑橘与齐地的鱼盐业并重,可见当时已掌握了初级的柑橘嫁接技术。

汉魏晋时期,柑橘的种植得到进一步发展,民间的橘园并不鲜见。《襄阳记》中记载,东吴丹阳太守李衡,曾在武陵种下一千棵橘子树,称其为“木奴”,以保障其子孙家世殷足。
就连王羲之晚年退居浙江金庭时都种过橘子树,并且留下了《奉橘帖》。此帖是他写给亲友的一封信,信中说:“奉橘三百枚,霜未降,未可多得。”可见其对柑橘的采摘赏味非常了解。

唐宋时,柑橘的种植格局初定,柑橘产区分布已经与现代的种植范围大致相同。既有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记录的名种产区大举纳贡,也有乡间小民的庭院偶植,如岑参在诗中吟的“庭树纯栽橘,园畦半种茶。”

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韩彦直,在担任永嘉太守一职时,曾写出了《橘录》一书,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柑橘地方志。他将彼时的橘类水果分为三大类,柑八种,橙五种,橘十四种。同时还对柑橘嫁接技

术作了详细的记述。
明清时期,柑橘种植业已发展为地方的重要经济来源。柑橘随着商业流通遍布大江南北,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果品。

橘香宛如雾,流汁若清泉

古人认为柑橘为清幽高洁之树,用以比喻君子品行。如韩非子所写:“夫树橘柚者,食之则甘,嗅之则香;树枳棘者,成而刺人;故君子慎所树。”再如张九龄所写的《感遇》:“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,自有岁寒心。”
屈原在《九章·橘颂》中的描写,则将柑橘的清流名士之节,写成了千古绝唱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。”

柑橘还与思考亲人有关,二十四孝里就有“怀橘遗母”的故事。典故出自《三国志·陆绩传》:“陆绩年六岁,于九江见袁术。术出橘,绩怀三枚;去,拜辞堕地。术谓曰: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?绩跪答曰:欲归遗母。术大奇之。”

古人爱柑橘,还爱其色泽。秋色含烟,林中橘果或绿,或黄,或橙,自成一派秋景。杜甫寓居夔州时写道:“枫叶橘树丹青合,复道重楼锦绣悬。”李白写诗说: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”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,总少不了柑橘的身影。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是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赠友人之作。他对柑橘情有独钟,不仅喜欢吃橘子,还特意写了不少咏柑橘的词。如《食柑》:“露叶霜枝剪寒碧,金盘玉指破芳辛。清泉耿耿先流齿,香雾霏霏欲噀人。”